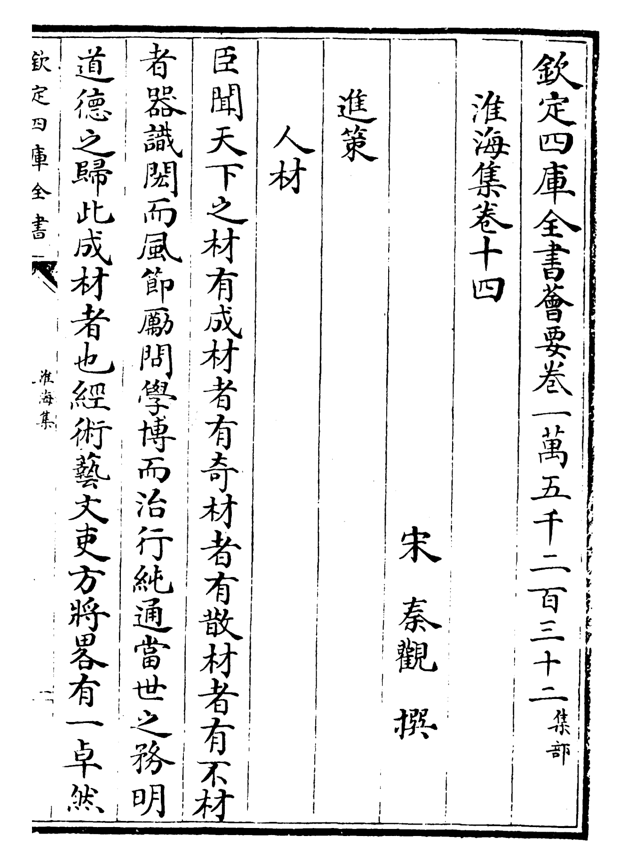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淮海集卷十四

宋 秦觀 撰

進策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厲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畧各有一卓然

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羣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孰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

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冒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楩楠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為狙猿之杙稍修則以為榱桷甚短則以為侏儒至於液樠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楩楠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并

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嶔崟歷落頴脫絶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闚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

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黄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卭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

之旁死於大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以來屢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葢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

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説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攟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葢詩書者所以崇德

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信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讐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讐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令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

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為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桂後恵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葢昔者以詩書為本法

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於黄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

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闌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為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

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蠡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筆削著為一切之令取濟朞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

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困倉竭於飛輓資産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裒多以為寛剩厚積以為封椿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葢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熈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揺

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税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税為非古租庸調為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為弊法以此易彼實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

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歳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隣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壊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令乙第又壊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壊易壊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别營一區而棄其腐橈者予父以為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熈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盍亦質諸隣人之論哉陛下

若以臣言為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别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某材可棄某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隣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為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為輕浮好為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為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

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茍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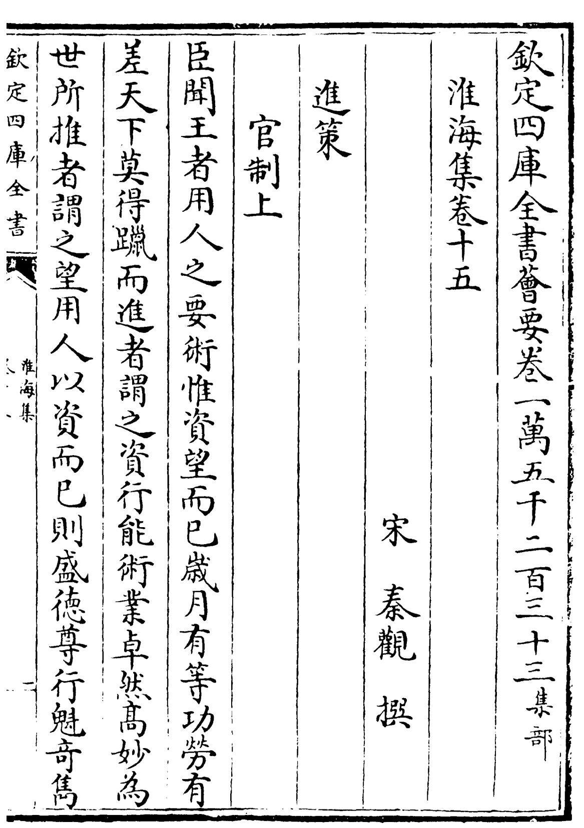
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卹者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偽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

嵩少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葢學屈宋而不至者為賈馬班揚學賈馬班揚而不至者為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収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為切齒者

也熈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茍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為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驊騮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

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為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為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為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十四



淮海集卷十五

宋　秦觀　撰

進策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

偉之人或拘格而邅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虚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士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為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

下不以為縣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為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為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為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賔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為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為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為

郡守而仕嘗再為通判者茍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為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為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為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

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
比歲以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
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
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為
三公學者以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
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吏臺省寺
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為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
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為雜揉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泛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黄冠之師乖違之條舛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禄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縁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

者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畧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畧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為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葢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

進故大臣為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禄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禄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秘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别

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淆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偷取一切不復淬厲激昂以功名為已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為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為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葢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古

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為之則爵禄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畧清濁不分之獘安得而不革哉鼂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頗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於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為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

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室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

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榷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酒削而鼎食賃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

兼幷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為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為限量衣食噐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熈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説區處

於中使者旁午冠葢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葢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廪膂以振乏絶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裔者也特不可使之徧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敵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為寒心此正人臣揚搉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

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為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為此乃姦人故為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為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為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弘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所為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為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為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闤闠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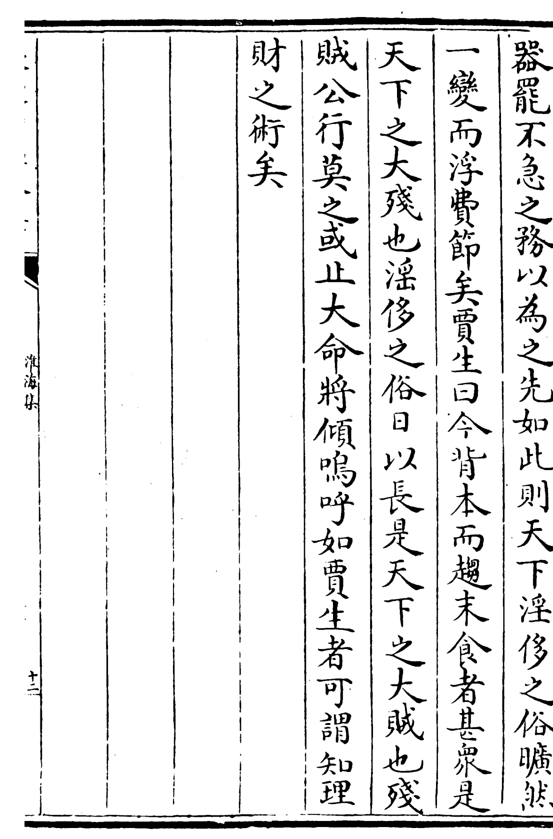
財之術盖無以易於此臣請為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彊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為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第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

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為代田一畮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歷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畮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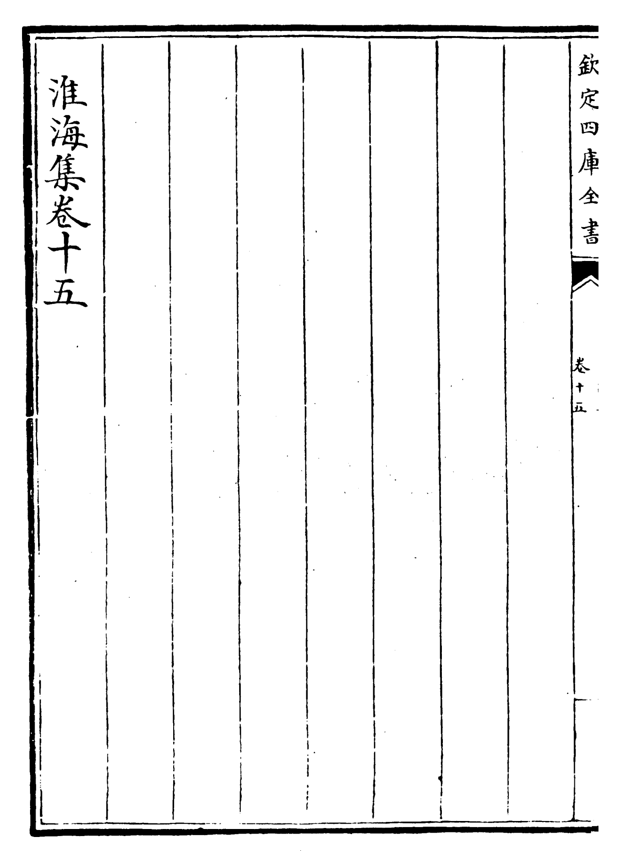
而例為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為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
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為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為
副先籍境内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
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為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
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
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
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

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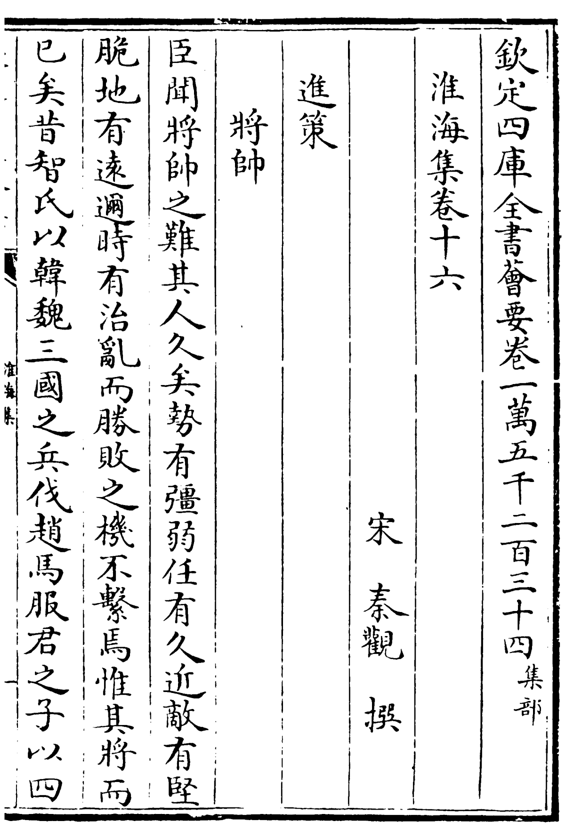
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良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為令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官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為之變數稍寛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歳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為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



器罷不急之務以為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淮海集卷十五



淮海集卷十六

宋 秦觀 撰

進策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

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强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强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挫於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鷇而蜀師衂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

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

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令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横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

罰皆從中决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邉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邉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邉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焉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堇葛之毒奇於藥蘩弱忘歸奇於弓矢鸊鵜莫邪奇於刀劍雲為山奇濤為海奇陰陽之氣怒為風交為電亂為霧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雨露凝結而為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尅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

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為主無正兵為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絶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鬬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則精者刼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為奇悉其

冗怯以為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為奇之勢長短相補强弱相資則寡者亦為衆冗怯者亦為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擣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交成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吴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乗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强將

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奥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軱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鬭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争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

技則無與抗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為主彼為客是守之而已彼為主我為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覯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辦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充當是時也雖有

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士憑軾搏御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富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揜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弔聞者遑遽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

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忽然髮上衝冠目眥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釣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實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怪也徙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彍然而發

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葢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己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蘓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為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為縱横之術諱問而恥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乎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為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横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

用之亦可已亂葢搏擊為力思慮為謀語言為辯天下未甞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横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黄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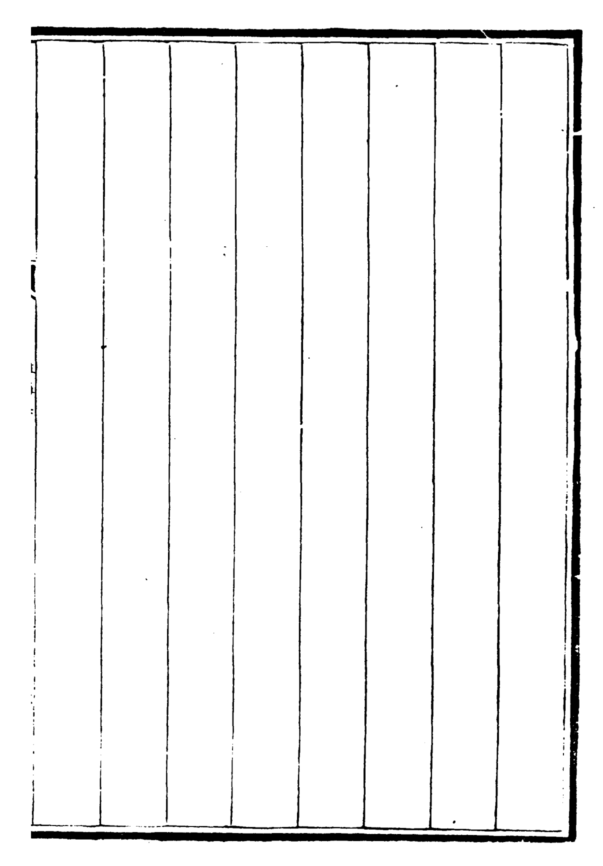
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辯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脉絡

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擴於人事内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遇漫然而不知寒暑温凊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葢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强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

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為綉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畧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

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闒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傅於陴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名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説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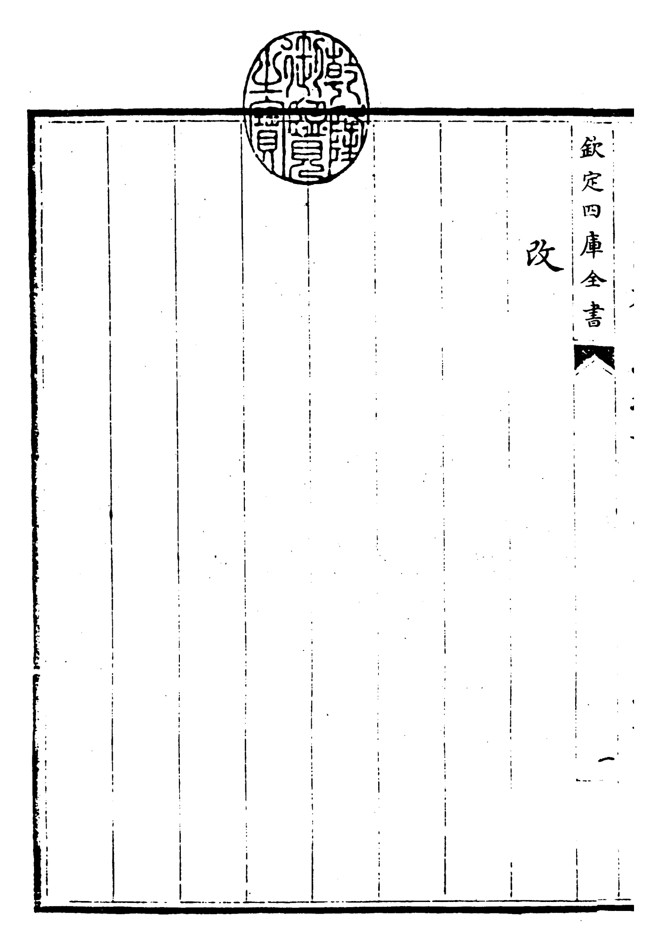
淮海集卷十六

謹案卷十三第二頁後六行郡國皆置材官刊本皆置訛背道據别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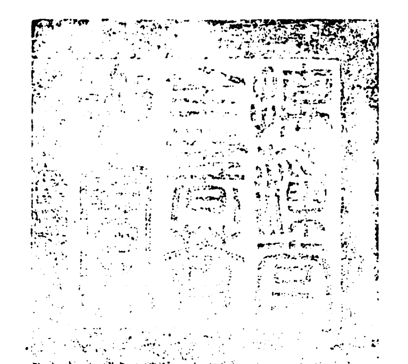
卷十四第二頁前七行至於液檔軸解刊本液訛掖據莊子改

第十頁前七行雖有姬姜刊本姬姜訛姜姬據左傳改

卷十六第五頁前二行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刊本紛糾訛糾紛撠訛擊據史記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陳廷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淮海集卷十七至二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㒓

淮海集卷十七

宋　秦觀　撰

進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葢斷木為棋刓革為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鋭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

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龎涓死馬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

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封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

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鵰以為矢傅膠合漆以為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為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為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為

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為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内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敵國及盜而已敵人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内無足復慮為秦

患者獨北方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禦勍敵之術異何則北方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槖駞轉輸不絶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

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葢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橦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

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制其命強敵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禦強敵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絶之為難平而不絶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葢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竒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

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刼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

威恵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尭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葢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盗賊中

臣聞自古盗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歳水旱賦斂横出傜役數發故愚民為盗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息

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役薄賦斂善氣旣應年穀
屢熟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或驚
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葢不任吏之弊
也夫任法不任吏為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
賊之法可謂密矣强盜得財滿疋及傷人者輙棄市殺
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
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他盜者降除其罪為之處稾通
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輙讞考

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

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盗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盗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葢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収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

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輙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為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為令計者莫若寬法

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刻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黄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辨所可深慮者其閒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覯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踶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

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為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髙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横之間無不可者亦有椎魯少文獨可以付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

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為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黄霸起於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争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

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叚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

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

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

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

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

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

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愼

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塲務督捕盜賊之類有

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閥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縱按富鄭公蘊長公論弭盜嘗有此說秦公謂有搢紳先生告臣者其實指蘊公殆非設言也

淮海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六 集部

淮海集卷十八

宋 秦觀 撰

進策

邊防上

臣嘗以謂方今兵革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强大幾與中國抗衡党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兵革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

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邉自熈寧犯境以來雖絶夏人賜予熈河蘭㑹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邉歲賂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邉歲費四百餘萬而羌人數入逆執事如鴈行將吏被介冑而卧以此言之北邉之患孰與西邉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策士議欲綏西邉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其説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辟

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賈捐之䟽罷朱崖郡葢王者不以無用弊所恃也狄道枹罕故為吐蕃諸夷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為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為熈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枹罕五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若其難守者以靈武内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踐之患饋運則有鈔奪

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横山次復靈武則蘭會
熈河自為内地尚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説也以
臣觀之以前説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説可以施
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羌人各率種落交臂
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吏始假以熈河之
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遠人之心内足以寛元
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為輔車遊魂
疆埸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

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為今計者獨有取横山而復靈武耳覊縻不絶之説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説可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説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鷄肋楊脩以為鷄肋者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葢是時成都方為劉氏所據曹公以為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禦捍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為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

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成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摯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而縛其手則不能走缾罄則罍恥唇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熈河之手足而蘭會熈河亦橫山靈武之罍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紓於此矣杜欽議夜郎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絶其侯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

立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絶之嗚呼是今日西邊之勢也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李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檄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僭逆兵拏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闕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輒無功而返未幾永樂陷没詔使死者二人夫羗之勁悍不可以力屈久

矣奈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之時海內初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繼遷之黨以兇悍狡險之姿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衝故其擴清遠而竊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問寶元慶歷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弛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牛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姦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變有

古單于之風小羌入事請盟唯恐居後於是盡有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旄僭名號卷甲一出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為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啟行抱罪請命干戈再揞五原內屬元豐之初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知所為然猶未即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責鬻而期月之間資用尚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勵之後懲艾胡粤之

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罷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皆數倍於寳元慶歷之間而天方厭羌内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鷸相持既狃於永樂之役常以中國為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方夫戰而輕驕與夫懈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奈何不議取横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浮西河絶大漠破寘顔襲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築單于邸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櫜鞬鞍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蹕之後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

在朕豈有此行邪迨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鬩狠怨禍構連餞鏜頻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弊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恠也臣以為陛下觀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所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

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為統帥甚護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橫山靈武為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傅壘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

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為攻以攻為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廹强敵非數出鋭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為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

其敝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期月此則以守為攻者也臣以為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隧援兵將至羌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揺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為今之策莫若以秦

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桀黠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没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舄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下則敵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

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為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内無良吏為之教督外無遊兵為之捍敵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顧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地盡發吏卒屯之濬溝澮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為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

羌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齎斗升之糧負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為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羌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

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愎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時度塞門抵回東阪可垂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摇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羌雖勁悍將摇尾而求食矣

淮海集卷十八

淮海集卷十九

宋 秦觀 撰

進論

鼂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鼂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

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恵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葢不退師則背恵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鼂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彊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忽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

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寃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意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眦睚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

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恩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鼂錯事出景帝衷

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秪足以危身矣尚為禄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禄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韋玄成論

臣觀韋玄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為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

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皆可薦

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為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輙以為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玄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廐庫次之宫室為後將毁宫室廐庫為先宗廟為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毁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玄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為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宫神明通天之臺離宫别館百有餘區之為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宫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舘布車騎大獵則是宫室

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晏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
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
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
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用玄成等
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為不足用嗚呼
以玄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
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内脩法度外攘胡粤封太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借陽則發生之

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强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强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

人則唯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强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弘之才術雖不

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弘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

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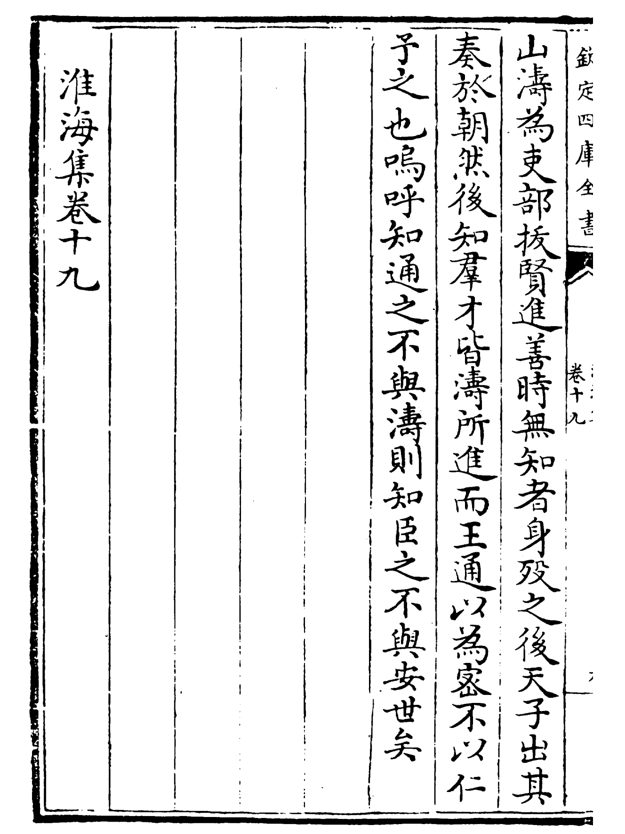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為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

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其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為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為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為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為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覺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顯方貪權勢

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於德為輕為寡者無所於

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没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祁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



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殁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為盜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淮海集卷十九